

S U I Y U E C O N G C O N G

歲月

李福钟 著

YiGe PingChangRen BanGe ShiJi De GuShi

一个平常人半个世纪的故事

匆匆

 中国金融出版社

S U I Y U E C O N G C O N G

歲月

李福钟 著

YiGe PingChangRen BanGe ShiJi De GuShi

一个平常人半个世纪的故事

匆匆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柏梅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张 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匆匆——一个平常人半个世纪的故事/
李福钟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0

ISBN 7 - 5049 - 3504 - 2

I. 岁…

II. 李…

III. 李福钟—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8297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 63286832 (010) 63287107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365686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010)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40 毫米 × 203 毫米

印张 8.75

字数 175 千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李福钟，男，1928年生，江苏太仓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曾担任《中国金融》、《金融市场》杂志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主要著作有《编海循踪》、《金融企业文化概论》、《经济文化学》等，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文稿数十篇。技术职称编审。1990年退休。

前言

岁月匆匆。我自参加工作到现在，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真如雁划长空，流星飞逝，弹指一挥间。

1951年，我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金融领导机构主办的出版单位工作，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一干就是一辈子。

平常人干平常事，这本来没有什么新奇的，可以说是乏善可表，然而这五十年所处的时代却不寻常，它是一个翻天覆地、慷慨悲歌、激扬文字、发人猛省的时代。在这期间，我从一个一般编辑升至总编辑，主持出版社的工作，免职后又返聘工作了十多年。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半个世纪来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

像我这样解放初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不在少数，少说也有几万、几十万，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新中国同龄。他们当初是被看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而踏上各个工作岗位的，受到党和国家的器重。他们现在大多已经七十岁左右了，大多数已经退休。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其中有的甚至成为人之精英、国之栋梁；当然也有些人误入泥潭，在艰难的跋涉中倒了下去。

在此期间，每个人的人生进程都可能有所不同，但肯定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譬如他们肯定都参加了历次政治运动，上山下乡，五七干校，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等，经历了这个社会剧烈的大变动、大震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阴晴圆缺。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我认为，他们所走过的路程，是整个这个时代的缩影，或者至少是一个侧面，重要的侧面。如果这些人能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恰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忠实描绘和生动写照。每个人，特别是年岁大一些的人，当他看到这些文字时，必然会联系到自己的经历而产生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勾起对那个时代惊心动魄的深刻回忆。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许能够从这些平常人的故事中，透出一丝永不停息的拼搏精神和顽强奋发的生活气息，使后来的人知道这一时期这一类人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这未尝不是新鲜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想写这一本自述性故事的初衷，并即付之实施。

我是用一种平常人的心来写平常人的事。书中我没有去刻意描述这个时代惊心动魄、雄伟壮丽的宏大场面，也没有许多曲折怪异、缠绵悱恻的故事情节，我只是写我自己，写我半个世纪的经历，写我的内心世界，写我对一些事物的认识、看法、体察和感悟，写一个知识分子怎样从他的青年走向中年，又进入老年，写他的变化，写他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所留下的历史轨迹，更多地带有感情色彩，也是理性的，这看起来很普通，却很真实。书中的主人公沈施青有没有一点代表性？有没有反映了这个时代这类人的特征？这只有让读者，特别是同时代的人来鉴定。书中

我只是对自己作了一些剖析；没有，也没有必要去对别人妄加评议，论是说非，这不是我写书的本意。本书采用了第三人称的表达方式。为了行文方便，书中的主人公以及所涉及的许多人名和单位名称都不是真名，而是假名，但主要内容基本是真实的。当然，作为故事，有些情节也难免有一点作者的即兴之笔，不一定与原形完全相同。

俗话说：七十岁学吹打！我这次鼓足勇气，第一次写了这一部小说类作品，完全是一种尝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仍不满意。作者才疏学浅，本书不一定能适应现时代读者的需要，不足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

作 者

2004年2月

岁
月
匆
匆



目 录

一、首途北上·····	(1)
二、初涉社会·····	(11)
三、为人作嫁·····	(21)
四、平原晓月·····	(33)
五、亲情友爱·····	(57)
六、“文革”风云·····	(70)
七、五七干校·····	(84)
八、农金时日·····	(95)
九、重作冯妇·····	(113)
十、拾级而上·····	(129)
十一、主持工作·····	(140)
十二、二次访美·····	(154)
十三、群英荟萃·····	(172)
十四、相濡以沫·····	(193)
十五、放眼文明·····	(203)
十六、免职返聘·····	(212)

目 录

十七、改革开放	(223)
十八、马年之旅	(233)
十九、匆促人生	(249)
二十、天国寻梦	(266)
后记	(274)

一、首途北上

八月初的上海，气温三十六七摄氏度，烈日炎炎似火烧，太阳晒得柏油路的路面都软了，甚至冒出了黑油，走在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走都走不稳。

但是天气再热，却还是热不过那些大学生们炽热的心。他们照样在操场上踢球、投篮，飞速奔跑，生龙活虎，男生们光着膀子，女生们穿着运动背心，一个个挥汗如雨，身手矫捷，充满了勃勃生机、青春活力，真是让人既羡慕，又嫉妒。

这几天也正是学校里准备公布应届本科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日子。F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们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他们的心情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躁不安，自己究竟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工作呢？时值1951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大学毕业生全国性统一分配工作，国家分配大学毕业生，是一件很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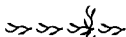
肃的事情，毕业生们必须服从，否则国家很难再安排工作。这是关系到每个毕业生的前途，甚至关系到一个人终生命运的大事，所以大家都非常在意。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F大学经济系系务委员会的公告揭示：经济系应届毕业生三十五名，除极少数留在本市工作外，大部分分配到外地，有沈阳的，有武汉的，有福建的，有北京的，有天津的……沈施青等八位同学分配到北京。沈施青和陈奇冬二人分配到一家银行的总行，其他几位分别分到水利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总工会、铁道部、煤炭部；还有一位则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沈施青在确认这个消息正确无误后，立即乘校车返回家中。他跳呀蹦呀地走进房间，一连声地高喊：“我分到北京，分到总行工作啦！”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立即在全屋回荡，激起了一股热烈的欢笑声。沈施青的父母亲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由于过度兴奋，眼睛都有些润湿了，老两口不约而同地说：“盼呀！盼呀！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沈施青，一个既是大家庭、又是小家庭中的独生子，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大姐一家解放后去了沈阳，二姐一家则去了兰州，两位姐姐比施青大了约二十岁，姐夫都已经去世了，家庭生活都比较拮据；小姐姐比施青大四岁，在上海，人很聪明，也很勤奋，可就是因为家庭困难，解放前上了几年护士学校就辍学，在19岁上就结婚了。

沈施青的祖先是江南一个水乡的望族，所以说是大家



庭，可现在住在上海，一家只有三口人：父亲、母亲和他自己，所以说又是一个小家庭。父亲沈士龙六十多岁了，瘦削的脸庞，羸弱的身体。他出身于江南世家，是清末最后一届应试的举人，曾在家乡做过教育主管方面的工作，后来在溧阳、镇江、金坛等地供职，最后到了上海，在一家中学教高中国文。老人为人正直，忠诚，宽厚，是一个心气平和的人，虽满腹诗文，却不愿趋炎附势，在抗战这个艰难的孤岛上当一名中学教员，以微薄的薪金养活一家几口。现在年迈家居，生活非常困难。母亲夏爱梅，也快六十岁了，没有文化，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妇女，成年累月操持家务，一心扑在这个家里，儿子是她未来的依靠和希望。按照这种家庭情况，沈施青是读不起大学的，本来高中毕业后，依靠父亲朋友的介绍，原可以在一家银行里谋一个练习生的职位，但他坚决不去，发誓要读大学。

施青的家庭日益困难，经人帮助，老两口竟在住处的弄堂口摆了一个出租小人书的书摊，成天地守候在书摊旁，“经营”着这每本小人书几分钱租金的营生。老母亲还替马路对面一家小学里的老师们洗衣服以贴补家用。施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着头皮上了大学的。

施青家租的两间房，一共才 20 多平方米。就这么点地方，每个月的租金都付不出来。房东太太来收房租，沈老先生只好实告没钱，说是等儿子以后有了工作，有了钱再一起付吧！这样一拖就是三四年。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沈施青在临毕业前填写毕业生分配志愿表时就填了北京，他决心离开上海。他想，上海真是呆不下去了，如果能分配到外地，最好是北京，那么就

让父母亲也搬过去，全家三口一走了之，积欠的房租，对不起，就不还了。好在解放以后，政府为穷人们说话，二房东即使不满也奈何不得。现在真的分配到北京了，真是天从人愿，一家人喜出望外。再加上行期很紧，总行那边限期报到，不得耽误，于是立即打点行装。当然现在只是施青一个人去，家属是不能跟着一起去的，这是以后的事。听说北京很冷，老人为儿子添置了一些棉袄、棉裤，还有被褥、日用品等，一等拿到车票（学校统一办理），即行启程。

终于确定8月15日搭火车去北京。儿子临行前拿了一个本子，请父亲题词勸勉。父亲深知儿子的为人，拿起毛笔，略一思索就在本上写下了两行字：“恃其志毋暴其气，敏于事而慎于言。”施青觉得这两句话写得非常好，如获至宝似地珍藏在包裹中。临走那天，二老亲自送儿子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直到火车启动，二老和儿子才挥手告别。

火车在呼啸声中飞速前进。沈施青这是第一次出远门，他的心像飞奔的火车一样也在剧烈地跳动。他情不自禁地从自己的座位跨越好几节车厢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车门的脚踏板上，前面再也没有车厢挡住了，他放眼看着火车飞快地向北奔驰。但见白云苍狗，寥廓天边，苍茫大地，一望无际，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令人振奋和高昂。远处辽阔的田地，错落的农舍，弯曲的河流，隐显的山峦，蜿蜒的羊肠小道，老农赶着牛在耕作着，羊群在啃草，农家的孩子们在铁道边看见疾驰而过的火车在拍手欢笑……这正像王维所写的诗，也是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

切的一切是多么的新鲜、有趣。沈施青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大自然，第一次闻到了泥土的香味，陡然觉得好像自己刚刚出生，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不由得回想起十多年来在上海的艰难时光，他想起二房东太太来逼债时那张阴沉的脸，想起自己还很年幼就代父亲去向亲友借钱时的尴尬情景，心里不禁为之一震。

他忽然又想起了尚未成年时期一段令人颇为难堪的青春情结。那是早在施青十七八岁的时候，大概高中二三年级吧！施青的小姊夫看他家老的老、小的小，家务活没人干，出于好心，从老家带来了一位姑娘，她姓刘，大概也是十七八岁，意在帮助老人照料家务，以后也就可能和施青成婚。两位老人倒也喜欢。那位姑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长得十分俊秀，活泼伶俐，楚楚动人，连施青对她也有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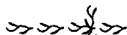
施青家一共只有两间房，都很小，两位老人的住房中，放了一张双人床，还放了一点家具，就摆满了，再也插不进东西了；而施青住的那间房，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倒还有一点空地方，老人安排姑娘在施青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铺。一则，实在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搭铺了；再则老人可能认为孩子小，不懂事，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姑娘和施青同住一室，虽然两床之间也挂了一副幔帐，但那是形同虚设，摆设而已。

老人想得简单了，那姑娘倒真的什么也不懂，可小施青这个年龄却是懂了。夏天天热，晚上睡觉都穿得非常单薄，又很少盖被子，每当施青在月色朦胧中，偷偷地撩开幔帐，隐隐约约地看到躺在床上的姑娘那丰硕的乳房，在

鼾声中微微地起伏晃动，清纯白皙的大腿几乎全裸，禁不住心向神往，激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青春涌动，他想要一下子爬上去，把她抱起来，说一声你就是我的了，她想推也推不开。如果真是这样，那施青就早已成婚了。可是每当他想从自己的床上一跃而起的时候，他克制住了，他想假如他这个时候真的扑上去，那他的整个计划就都完了，他决不能再上大学了，他要为这个女人负责，他要挑起一个新的家庭的担子，他一辈子也就完了。贫困、女人，不应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这个血气方刚的大男孩硬是要闯过这一个“难”关，他别过脸去，朝着墙，闭着眼，忍受着巨大的煎熬和痛苦，再也不看她了。这样的日子大约有一年，那位姑娘终于走了。

想到这些，沈施青还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要打破那人间的不公平，还我以尊严！”沈施青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现在好了，终于摆脱困守十多年的上海的斗室，冲出了牢笼，得到了自由。“解放了，真的解放了，整个国家解放了，我们家也解放了，我自己也解放了！”沈施青思绪翻滚，浮想联翩，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然而在这田连阡陌的大地上究竟种的是什么东西呢？那一丛丛绿色的是什么？那金黄色的是什么？那高高的颖株是什么？那低矮的又是什么？对这个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莘莘学子来说，却是一概的不知道，不懂。在他的想像中，在农村中劳动，应该是有一大群一大群人，怎么现在看不到人呢？只有几个男人或女人在行里垄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似乎在干些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忽然又觉得知道不知道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



己要去种田，想的是用自己的知识去工作，为人民服务。伴随着滚滚前进的车轮，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正是夏日炎炎催人进，青春结伴好上阵。

沈施青的思绪一忽儿又转到了北京。啊！这个闻名世界的紫禁城，新中国的首都，又该是怎样的呢？那里有天安门，有故宫，有长城，这早在小学读书时就知道，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北京人骄傲！听说那里有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这是北京的一大特色；那里有琉璃厂，是一个古老的书市；北京人讲话非常好听，特别是北京姑娘说的话非常悦耳动听；还有……光凭这一些，也值得人们流连。即将进入的工作单位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这一切又把沈施青带进了幻想和梦境！

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两点来钟到达了目的地。那时的火车站就在前门。那个时代顶顶有名的高级香烟——前门牌香烟盒上的一个标志——箭楼，就矗立在前门火车站的出口处。前门火车站是一个灰色的平房建筑，候车厅挺大，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几天，正是全国各地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大学生来京报到的日子，许多大学生一出站，就被车站前广场上持牌等候的单位接走了，沈施青、陈奇冬，还有从别的学校分配来的其他几位学生一起被总行的一部卡车接走了。

汽车把沈施青等一行人接到了广安门内大街西砖胡同，在一个古老的宅门前停了下来，这就是总行专门为新来大学生准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到来一看，这次从各地分配到总行的大学生还不少，至少有二三十人。除了沈和陈两个F大学的以外，还有安徽大学的、武汉大学的重